



2007.06.24. 許淑真於野柳調查濱海抗鹽植物，在懸崖上拍照。那是在北海岸海風鹽霧最強的、但是卻是土壤最少的地方；記錄那些最有抵抗力的原生植物。

小專題：紀念 許淑真女士

最後的田野身影

2013年1月30日晚上11點，在面對大腸癌的一年半之後，許淑真過世了，離開了她所依戀不捨的地方。

去年9月初，是淑真這一生中最後一次的田野工作；田野工作是我們最核心和最快樂的事情了。那幾天我們造訪了新竹五峰鄉清泉部落，以及中壢工業區和桃園後火車站。在清泉部落，隨著族人在夜間狩獵；因為考慮到她的身體，我們是第一班出發，整個晚上其它人的狩獵時間都調整了。我們一直想要瞭解一個泰雅獵團，如何以禁忌和技術來維繫文化和經營千年以上的獵場生態。夜行中，我的車燈照著前方，一個13歲的成熟小孩，左手舉著投射燈到處搜索，右肩背著比自己高的獵槍，坐在父親野狼機車的後座，在暗黑的山徑搜索行進著，她說：「這是多麼美的畫面」，喜悅得快要流淚。

隔天下山到中壢工業區和桃園後火車站，這是我們常去的外勞生活區域，訪問了幾家越南餐廳，同時她買了雜貨店所出現的東南亞蔬菜，大約有二十種。回到住處之後，畫了一張表格，仔細地用磅秤紀錄每一種菜的重量和單價；因為她想要協助她所熟識的信國村金三角媽媽們，和高雄地區開餐廳的越南媽媽們，建構一個小型的社會網絡市場。

淑真當然知道自己的身体並不樂觀。但是一旦離開家或醫院，精神就全然投注她所關注的事情上。這幾年在社會的工作中，特別是透過在撒烏瓦知部落和澳洲墨爾本國際難民社區菜園的工作體會，她知道當我們在面對糧食問題的時候，必須要擺脫和破除生產技術和資本交易的侷限，直接回到文化的本質，而且用自己的身體來考察和實踐。

疾病不是個人的事情，自己的身體就是社會的地景。對她而言，從小生活在楠梓工業區高度污染的小溪旁，又曾經在充滿大量有機溶劑的醫院裡工作，最後又投向被稱為「台17線癌症公路」的西濱沿海地區工作，看了許多因為污染和疾病所引起的苦痛。當我們看到大地被污染時，我們等於也看到自己被污染的身體，我們的身體就是地景。

希望她最後的田野身影，能啟發我們。

2013/2/10 盧建銘 於Sao'wac